

一颗流泪的心

张玮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颗流泪的心

张玮征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颗流泪的心/张玮征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215 - 06915 - 2

I. 一…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09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27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Yike LiuLei De Xin

序

在美国商界的华人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评选活动,王氏集团总裁王雨桐小姐应邀也来参加。今年的活动宴会设在豪华星级酒店 JUMEIRAH, 届时在美国定居和生活多年、事业上有显著成就的华人汇聚一起,中国驻美大使和国内知名领导也将前来庆贺。

王雨桐花费 6 万美元,特意请巴黎服装设计大师 CHRISTIAN MARK 为她定做了一套淡紫色的晚礼服。吊带上由 3 克拉钻石绣成行云流水的形状,低胸领口处是中国传统的刺绣红牡丹,衬托雪白丰腴的胸部,裙摆边缘是银色的水珠亮片,披肩是透明真丝材料制成。整体设计既有东方神韵又有西方的浪漫气息,把女人的浪漫情怀和高贵典雅的气质全部展现出来。

在后台,专人化妆师在给王雨桐补妆的时候,发现她的一只眼睛突然红红的。那种酸涩的感觉又来了,王雨桐忍不住拿了纸巾放在眼角。这时候一个“神奇”的情况出现了,她另一只眼睛好好的,而这只眼睛却不断地涌出许多泪水……

“Oh, My god!!”助理珍雅惊奇地叫了起来,她捂着嘴巴,不敢相信看到的这一幕。她问雨桐:“要不要帮你叫医生?”

“No!”雨桐摇摇头,她好像并不慌乱,“我已经习惯一只眼睛流泪的情况。”

“以前有没有看过医生?医生怎么说?是不是一只眼睛有炎症?”助理依然不放心,关切地询问。



雨桐认真地看着她，摊开手：“No！医生说……没有炎症，它是……自发的……”

“真的吗？！”助理和化妆师都觉得不可思议。

“晚宴要开始了！女士们，我们该进场了！”雨桐不容置疑、语气坚定地带领她们走出化妆室。

……

7点钟宴会准时开始了，宴会厅金碧辉煌，每个圆形的餐桌上既有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有秀色可餐的西式美味，世界级酒庄珍藏的红酒、白兰地、威士忌等在流光溢彩的杯子中闪烁着醉人的光芒。

到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商业精英，都衣着高档，通过服装和配饰来突出一个人尊贵的身份。他们拿着酒杯，娴熟地举在面前，向每一位应邀而来的朋友举杯致意。

非常具有发言资格的商界名人 Alexander 上台为大家宣读评选名单：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you to our annual Chinese business elite top, where you have the honour to read out the quarter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most attractive women, the men here are aware, strong woman is worthy of our admiration. But the most charming, but it is precisely in the very young beautiful Miss! So I am very proud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young beautiful Oriental Miss - Wang Yutong!”（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华人商界精英评选活动，在这里很荣幸为你们宣读这一季华人商界最具魅力的女性，在座的男士们都知道，女强人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次最有魅力的，还是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小姐！现在让我非常骄傲地给大家介绍王氏传媒集团总裁——王雨桐小姐！有请！）

宴会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衣着华丽、举止大方的王雨桐在闪光灯的照耀下缓缓走上领奖台，与 Alexander 礼貌地拥抱。

“非常感谢美国商会给我这个高尚的荣誉，我要感谢……”在拿着奖杯说致谢词的时候，由于情绪激动，她的一只眼睛又流出了许多泪水，这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惊奇，面面相觑。



雨桐面对自己的突发“状况”也有些尴尬,正在这个时候,从宴会中走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他穿过人群,直奔台上的王雨桐。只见他非常绅士地伸出右手,充满磁性的声音对王雨桐说:“美丽的王小姐,我为您今天的成就感到自豪,如果您愿意,我想邀请您与我共舞来庆贺,可以吗?”

当他抬头诚恳望着的时候,拿着奖杯的雨桐瞪大了眼睛,郑广缘?

.....

灯光开始调暗,宴会厅充满温馨气氛,色彩缤纷中的人们开始双双对对地跳起舞来。舞台中间,郑广缘轻轻搂着雨桐的腰,深情地望着她。这位高大英俊的男人,身上有一半血液来自大草原,他爱得热烈,沸腾的心总有许多坚持和执著。他心有不甘地问:“请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是喜欢我的,却不肯接受我的求婚呢?”

雨桐眼神复杂地望了他一眼,余光中对他有些许的喜欢、欣赏,因为两个人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有一致的看法和观点,尤其是生活上两人的兴趣都是一样的,志同道合的人相处的时候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郑广缘曾是父亲教过的留学生,毕业留在美国做网络设计师(networking architect),并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办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由于勤奋和努力,在美国市场也做得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他还准备在纽约再开一家分公司。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 Julie 酒吧,那一个晚上我们叫了很多威士忌,喝多的时候,你一直在我耳边说喜欢我……你知道,我听到是多么开心多么兴奋吗?”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唱那首《领悟》你就哭个不停,从你来美国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为什么那首歌每次都给你那么大的触动呢?”

“你始终没有告诉我答案……雨桐,我知道你是寂寞的,你是需要有人疼有人爱、有人给予你温暖的,我们的心灵是彼此相通的,我相信其实你心里是爱我的……”

“不!……”雨桐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低声抽泣,“I'm sorry! 不要勉强我,我承认我喜欢你,可是……”



“嘘！——”广缘捧着梨花带雨的脸，“你又开始流泪了……我不要听你一遍遍地解释，一次次地掩饰……告诉我真相好吗？”

雨桐充满光芒的眼神迅速黯淡下去，她轻轻转身，不顾广缘的疑惑和不解，淡紫色充满芳香的披肩在雨桐肩膀滑落，被广缘抓在手上，沁人的香水味仿佛是雨桐身上的气息和味道，令他沉醉……

他捧着披肩，望着雨桐远去的背影，把脸深深地埋在紫色披肩里，湿润了眼睛，“我怀念与你看星星的夜晚，你的神秘和你的叹息……可是你却像一个谜，与我短暂的际遇，然后再悄然无息地离开我的世界……”

同样是雨桐喜欢的紫色的花“勿忘我”从他西装的口袋中滑落……变成一朵朵紫色的云彩……迷雾中，谁能解答过去，谁又能欲知未来……



6年前。

“轻轻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没人懂我对您的相思和哀愁，只愿为你做片刻的停留……”

雨桐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意外地收到这条信息，她本能地回过去：“谁？”对方不予回答，而是幽默地回了一条：“飞兄怎么忘桃园三结义，根深义重，结拜为兄，生死与共，谁人能同？”

肯定是某个好友在搞恶作剧！雨桐回了：“桃园三结义有历史为鉴，怎可相忘，只是张飞乃一介猛将，怎能与一介弱女子相提并论呢？”

“开个玩笑，请你记着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有一个默默关注、仰慕我的我在默默想念……”

“你是？”雨桐再一次好奇地询问，并将号码拨打过去，谁知对方已关机了。

“你跟她在一起到底有多久了？”雨桐冷冷注视着周末刚从香港回来



的叶寒。

叶寒愣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说:“你瞎猜什么?莫名其妙!我刚回来你就这样审讯我!”

“我审讯你?”雨桐不可抑制:“莫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实摆在眼前,看看这是什么!”雨桐从包里丢出一沓照片,全是和她好朋友兰兰的亲密的合影。

“你什么意思?!只是合影又能代表什么?”叶寒指着照片问,但手指也在微微地颤抖。

“能代表什么!你不是说她是你妹妹吗?又不是你亲妹妹!她自己寄给我照片,说她爱上你了,你也接受了她!”

“胡说什么呀!”叶寒把照片一把抓起来,“她一个小女孩懂什么,说是妹妹就是妹妹!我要是喜欢她就不可能认她做妹妹了!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胡搅蛮缠呀你!”

“好!我不可理喻,我胡搅蛮缠是吧!我跟你在一起三年了!谁知道你暗地里还认了多少情妹妹!你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走就走!谁怕谁啊!”叶寒拿起相片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夜深了,雨桐以为叶寒生气过后冷静下来会回来给她一个解释,而她自己也就做了一大桌饭菜在等他回来。三年了,曾经的甜蜜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尽的争吵和落寞。难道这世界上没有真爱的吗?为何感情抵挡不了诱惑,背叛一个人是最致命的打击啊!

“嘀嘀嘀”,手机信息响了,正沉思的雨桐慌忙拿起手机。

“在你快乐的时候,记得有一个人比你更快乐,在你不快乐的时候,记得有一个人愿意分担你的烦恼和痛苦,让一切自由、快乐……”

又是那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发过来!“你到底是谁?可以告诉我吗?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呢?”

“我要去北京旅游,也许回来会给你带上一片相思叶,还需要什么特



产和北京小吃请直接告诉我。”

雨桐再一次好奇地将电话拨打过去，电话通了却没人接。

“无聊！”雨桐放下手机，看下时间已经接近10点钟，她叹口气，自己索然无味地吃起已经变凉的饭菜。

中秋节到了。

“老同学！今天是中秋节，这么久了没去看你，今天在不在家啊！给你送盒月饼去！”同学林彦兴致勃勃地打来电话。

“好啊！我一个人在家，欢迎你过来！”

“一个人？不是吧！你男朋友呢？”

“不提他了，等你来再说吧！”

林彦见到了长发披肩、略带忧郁疲惫的雨桐，忍不住打趣到：“怎么？最近‘功课’做多了？怎么那么憔悴啊？”

雨桐苦笑了一下，“我失恋了，男朋友离我而去，我受伤还来不及呢！哪有心情和功夫做功课呀！你以前跟我一所大学，应该了解我有心事才会这个样子，没准你今天送来这盒甜甜的月饼还能扫除我心中的阴霾呢！”

“哦？他怎么这么没眼光，不懂珍惜我们学校的校花呀！甭管他了，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对了”雨桐想起一件事，“最近总有一个人发信息给我，就是祝福和倾诉之类的，我给他打过去要不是关机，要不就是不接，快把手机借给我用下，他不熟悉你号码，我打给他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到底是谁！”

“好吧！”林彦毫不犹豫把手机递给雨桐。

雨桐按号码拨出去，突然手机冒出来一个显示：安冬翔。

“好你个林彦！怎么你手机有这个号码！而且还显示名字，原来你们是认识的，好啊你！串通别人来整我！”雨桐又惊又喜，追着林彦打。

“没有整你啊！你听我解释！”林彦边跑边笑：“他是我们公司的主管，只比你大两岁，一直没谈女朋友，上次我们一起吃饭，我提到你，说你



漂亮，以前是学校的校花和文艺委员，学习成绩又名列前茅，他对你很感兴趣，就找我要你电话！我怎么晓得他悄悄发信息给你呀！”

雨桐停住了，气喘吁吁地把号码拨了过去，“安冬翔是吧！我是被你经常手机信息‘骚扰’的雨桐，我不管，你要请我吃饭弥补罪过！”

安冬翔没想到她会用林彦手机打过来，他也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好啊！刚好我也刚从北京回来，你跟林彦来我这吧！我请你们吃饭！”

傍晚正是堵车的高峰期，也开始下起了小雨，安冬翔打电话告诉雨桐他在路口等待。雨桐想起他发出的一条条“暧昧”的信息，又望着车窗外淋漓的小雨，莞尔一笑：“也许在雨天相识应该是个难忘的回忆吧！”

天色黑了起来，她下了车，心中有点忐忑，路边同时站了几个男的，原来今天也刚好赶上他们公司同事聚餐，难怪人这么多这么热闹。

正当她不知所措，辨别不出哪个是安冬翔的时候，林彦过来做了介绍。

“这是我经常提起的雨桐，雨桐！”他伸手指着穿白衬衫、黑色西裤的男人，“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主管，经常‘信息’骚扰你的那个安冬翔！”

冬翔从几个人当中走向前一步，对林彦笑笑，又望向雨桐，友好地伸出了手，“你好！我是安冬翔，很高兴认识你！”

雨桐颇感意外，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认识他，她同时也伸出了手，“刚你说名字的时候，我听不大清楚，你姓安是吧，那我叫你‘安子’好了！”

“哈哈！好！”冬翔大方爽朗地一笑，也拉近了与雨桐的距离。直觉告诉她，冬翔本人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方爽朗的人吧！

大家互相介绍了以后，就围绕雨桐一个女的，问她喜欢吃什么。得知雨桐喜欢吃辣的，一大伙人爽爽快快地把她带到一家湘菜馆。

“北方人爱吃面食，能吃辣的人会革命嘛！”冬翔笑咪咪地抽出一个凳子给雨桐坐。

“哪里！个人口味不同吧！但就是一顿不吃辣椒，好像饭菜都没味道似的！”



“哈哈，你还真是个辣妹子呢！”

望着菜单，安冬翔又问：“那你喝酒如何？北方人是很能喝酒的嘛！”雨桐正欲摆手，林彦接过话说：“雨桐可是很能喝酒哦，以前在学校业余参加啤酒比赛，她可是拿了第一名啊！”

雨桐闻言推了冬翔一把，“哪有……”说完自己红了脸。林彦见状更有“兴致”了，“她呀！以前跟她爸在北京喝二锅头也是小菜一碟呢！”

“真的？”周围的男人立即两眼放光，个个伸出大拇指，“厉害！厉害！女中豪杰！”雨桐笑笑不回答。冬翔合上菜单，“要不今天大家就来几瓶二锅头怎样？”

“哦！好！好！好！”大伙纷纷叫好，雨桐想阻止也来不及了，只得小声嘀咕：“明天还要上班呢！”冬翔听到了：“没关系，酒这东西，不勉强！你就是再能喝毕竟是女孩子！少喝点！今天既然已经叫了就意味着一下，改天我单独请你，我们再好好赛赛酒如何？”

“嗯！”雨桐点点头，开心地笑了……

林彦喝醉了，其他人吃完饭打了招呼就回公司了。冬翔提出来要送雨桐回家，林彦摇摇晃晃地说：“我也要！”于是三个人打了个车往雨桐回家的方向走，路上林彦“哇哇”的狂吐，搞得雨桐和冬翔手忙脚乱地来照顾他。

司机受不了刺鼻的酒味开了车窗，车厢里播出了时下最流行Fir乐队的一首歌曲《不公平》：

“走了那么远，发现你不在身边，独自走过了什么，自己都不了解，未来蓝图应该有你，不该只剩叹息，永远不会有答案，只是偶尔泪流不停，只有天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听着如此抒情的歌曲，雨桐内心一阵阵地伤感，叶寒不辞而别已经有半个月了，自己为了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在每次争执平静过后总想告诉他，自己是多么想嫁给他，永远陪着他，可感情难道就是“公平”吗？再大再多的付出不还是换回他一走了之“不公平”的结果吗？



雨桐惘然若失地望着窗外，夜风凉凉，心也是凉凉的……

“冷吗？要不让司机把窗摇上？”已是秋天，冬翔细心地提醒雨桐，她回过神摆摆手：“哦，谢谢！不用！”

凌晨公路上车辆很少，车子跑起来也快，所以没多久就到了楼下，雨桐客气地对冬翔说：“今天很感谢你请我吃饭！认识你我很高兴，只不过，我想以后还是叫你哥哥好！我是‘不懂事’的小妹妹，还望你以后多照顾我。”

冬翔脸上闪过一丝失落，他的笑容僵在那里，不过他很快大度地点点头：“好！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快乐。”雨桐一笑。

林彦摇摇摆摆晃到雨桐身边，猛拉住雨桐的手，“雨桐，今天我喝醉了，我不回去了，你失恋了一个人心情不好，还是我上去陪你吧！”雨桐“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你、你、你不是吧！”

林彦望着地面，满面通红兀自说道：“雨桐，从上学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了……我做你男朋友好吗？给我个机会……”

雨桐不可置疑的往后倒退几步，不能相信这么多年的“好哥们”会在酒后说这样的话。

冬翔见状，拉起林彦：“走，我们回去！你喝多了，别说胡话了！雨桐要休息，她明天还要上班呢！”

“不，我不走！”林彦倔强地甩开手。

雨桐从来没见过林彦这种状态，也有点不知所措，她求助似的望着冬翔，“安哥哥，拜托帮帮忙，你把他拉上车好吗？你把他送回去好吗？我真的要回家休息了……”

望着雨桐可怜的样子，冬翔心有不忍，于是“强制”性的拉着林彦“走！跟我回去！”

林彦大吼一声：“不！”

局面显得有点混乱，三个人都站在那里，雨桐想走却迈不开步子，冬翔指着林彦严厉地说：“大家都是朋友！做什么事要考虑后果！今天你必须听我的，跟我回去！”又扭脸对雨桐命令似的说：“你快回家休息去！这



里有我！”雨桐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她感激地对安冬翔说：“谢谢你……安哥哥！”

再次听到雨桐这么叫他“哥哥”，冬翔心里阵阵心酸，他摆摆手示意雨桐走，这个傻女孩，怎么就不明白自己已经对她“一见钟情”了呢？

什么“哥哥”，见鬼去吧！

“妈妈得脑中风住院了！”听到这个消息，雨桐感到五雷轰顶，她一个踉跄，几乎晕过去。

家里的婶婶几乎带着哭腔对雨桐说：“你爸在国外手机联系不上，雨桐！你妈住院还差一万，你快想想办法吧！要不你就赶回来一趟！”

放下电话，雨桐心里乱极了，她知道爸爸国外有一个阿姨，几十年的感情。妈妈一点都不知道，最近爷爷身体不大好，由阿姨在照顾，前段时间家里装修雨桐刚把钱给转上，谁知妈妈又……

她感到心慌意乱，正巧林彦打来电话，向她道歉，解释喝酒的失态，雨桐对他表示原谅，顺便把想找他借钱的想法给林彦说了，谁知刚才还风风火火的林彦却支吾了半天，说自己现阶段经济紧张，让她想想其他办法或者给冬翔打电话。

“拜托！安冬翔我跟人家才见一次面，非亲非故，他凭什么借给我啊！莫名其妙！”雨桐气冲冲地挂了电话。

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一个人财源广进、兴旺发达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围过来，可一旦遭遇破产或者突发情况，再要好的人也会疏远，最能体现真情的往往就是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静下来拨了N个朋友的电话，可一听到借钱，不是找借口说自己在外地，就是手头紧。雨桐快气死了，真是的！平时相处再要好的朋友，一到自己有事需要帮助时，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似的！

没办法，她硬着头皮，人一急也就豁出去了！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冬翔打去了电话。

“伯母应该没事吧！钱的事你不要着急，你现在在哪里，等下赶到我



公司这边来取！我今天还在上班，等下请假取钱拿给你！”

见冬翔如此大度、爽快，雨桐握着电话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对冬翔说：“谢谢！谢谢！我一有钱会马上还你的！”

“别说这些了，人的命比钱重要，我现在请假去银行，你也马上赶过来吧！”

……

“谢谢你！”雨桐握着厚厚的一万块钱，喃喃自语：“没想到……没想到我们才见一次面你就这么‘慷慨’地帮助我……”

“不要说这么客气的话！”冬翔随和地笑了笑，“人嘛！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尽微薄之力，那伸出援助之手也是应该的！你不必有顾虑，赶快把钱给你妈妈汇到医院！另外你看要不要回去亲自探望一下她。”

“好的！钱不光是要尽快给家里汇过去，而且妈妈我也是要回去看望一下的，只要她没事，能度过危险期，那么我才会放心！”来不及再犹豫，冬翔陪着雨桐急忙赶往车站订了当天晚上的车票……

2

“妈！……”车子还没停稳，雨桐迫不及待地下车，马不停蹄地跑向母亲所住的病房！

一眼望去，看到浑身不能动弹苍白虚弱的母亲，尽管她一再提醒自己在母亲面前坚强，不要流泪，可是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流下来……

望着女儿颤抖地趴在床边哭泣，夕莲爱怜地对雨桐说：“不要哭……妈妈没事……”她抬起一只手抚去女儿脸颊两边的泪水，“你能回来看妈妈，妈妈也就感到很欣慰了！”

“从我感到四肢麻木，开始不对劲的时候，你舅舅姑姑第一时间把我送到医院，住院到现在一直都没停止在这里照顾我，所以医生说抢救及



时,每天打点滴,坚持吃药,再住半个月身体好转我就可以自由活动 and 出院了……”

“妈!您乐观就好!相信医院说的话!您是属于长命百岁的人!这点疾病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波折,挺过去就没事了!”

“您也别想那么多!一定会没事的!我来的时候已经把剩余该交的一万块已经拿给医生了……”

“你爸今天也打来电话承诺汇钱让我把病彻底看好,雨桐你知道吗?妈身体上的病上是小事、微不足道的,只有心里的病才是最大、最不好医的啊!”

“我想见你爸爸,我非常想见他,要知道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看到他了……他总说事情多回不来,没有时间来理会这个家,雨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男人能有那么忙,忙到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来看他一眼,哪怕他来看我一眼,他就走!……”

“但他为什么办不到呢?雨桐!你告诉我,你爸是不是已经在外边有女人了……”夕莲挣扎着坐起来,心有不甘地盘问。

“没有……”雨桐擦干脸上的泪水,勉强挤出个笑容:“妈,没有的!你别想太多,爸不是那样的人,他很爱这个家,他很在乎我们!只是他太忙了,忙到他自己抽不开身,也忙到他身不由己。”

“他现在跟您一样年纪都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了,他是有心无力呀!所以妈,我就代表爸爸了,第一时间赶回来看你,相信爸爸只要忙完会抽出时间回来看你的……”

母亲点点头,嘴角咧出一个苍白的微笑,“没事……你爸忙,就让他去忙吧!妈能见到你也是一样的开心啊……”

“嗯!”雨桐用力握住了母亲的手,她站起身看看妈妈的点滴有没有滴完,需不需要再换了。这时冬翔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十分焦急地问:“雨桐!你见到你妈妈了吗?她怎么样?伯母身体没什么大碍吧!她情况好吗?她应该没事吧!”

冬翔一连串的追问,雨桐也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谢谢你的关



心！她很好！她没事，医生说她住半个月的院就会痊愈的！”

“太好了！伯母身体没有大碍我也就放心了！对了，你身上的钱还不够用？如果不够用赶快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我会马上转给你！”

“不用了！谢谢你！”冬翔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男孩，雨桐觉得很感动，但也有一些不可思议，于是故意打趣道：“你与我萍水相逢，如此慷慨帮我，难道不怕我拿着你的钱跑了？”

“不会的，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钱我是没有太多，但我认为钱都是身外之物，需要它的时候就把它用到该用的地方！对于你，你可能觉得我过于大方、过于慷慨，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那是要看人，要看是什么样的人让我舍得，让我愿意为她‘大方’，为她‘慷慨’……”

冬翔这一番真挚的话语使雨桐愣在那里……能够交上真心、真正的朋友，患难见真情也许就是人生的幸运吧！于是雨桐对他说：“谢谢……钱回去会还你……我还要照顾我妈妈，等我回去再与你联络……”

“好，你照顾伯母的同时也希望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伯母身体重要，你的身体也一样不要累垮了，需要‘帮助’请你尽管找我开口，我能力不大，但我会尽力去帮助你，雨桐，可以吗？”

“哦……好……谢谢……”雨桐喃喃地回答。

“另外，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可不可以不要对我说‘谢谢’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让我感觉和你之间有距离和陌生……你也不要我对你的微薄‘帮助’而有所顾忌，放心，我不是大奸大恶的黄世仁，也不会是整天威胁你还高利贷！呵呵。”

“对于你，真的只是尽了我一点微薄之力，我们是好朋友，只要能帮到你解燃眉之急，让你不要那么忧虑，我认为那就是我应该做的……”

雨桐听他这些话，仿佛置身于梦中，感动同时又感谢，只是这个萍水相逢的人真的好奇怪，他到底是为什么，是图什么呢？

半个月后，母亲夕莲在雨桐细心照顾下出院了，尽管还留了一点小毛



病，手脚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但从医学的角度她恢复得是好的了。

丈夫志鸿却一直没看到他的身影，打了几个电话询问病情，寄了医药费之后就没有音讯了，夕莲禁不住叹了口气：“唉……”

“妈！”雨桐搂住夕莲的肩膀：“爸有爸的事情，你看他还是很关心你的吗？这些天打电话关心你，问候你，我这次请假这么久公司领导也不是很高兴的，还扣了我半个月工资呢！再说爸在国外来回跑代价也很高啊，妈，您就不要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了，以后见爸的机会多着呢！”

“呵呵……”夕莲笑了，像孩子一样天真、开心。“雨桐，妈没事了！你也不要耽误自己的工作，赶快回去上班吧！”

“可是你一个人……”

“没事，你姑姑提出照顾我，你出去好好上班，她现在没事做，就当给我们免费做‘保姆’，家里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你先去忙好自己的事情吧！听话！”

雨桐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妈，我不放心你啊……”

“好啦，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比起中风不能动弹的人，我还算会走能活动呢！你不要为我顾虑太多，你还年轻，好好给人去上班，有时间再回来看我好吗？”

“妈！……”雨桐扑到夕莲怀里，“妈，你一定要身体棒棒的，健健康康的，不要再让我担心……”

“放心啦，没事的！”

下了火车，远远就看到了一脸微笑接他的冬翔。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雨桐又惊又喜。

“我跟伯母通了电话，询问她身体情况，她顺便把你要回来已上车的事情跟我说了，”冬翔替她接过行李，“怎么样？路途劳累，一切还好吧！车上肯定没睡好！走，我带你去吃饭，给你接风去！”望着明媚的冬翔，听到他爽朗的声音，雨桐心中五味俱全，叶寒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不是你这样“细心”地对待我呢？

“今天想吃什么？”